



## 烟火珠崖

## 山海知味

■ 麦飞燕

东山岭的晨雾总裹着禅意。鹧鸪茶青翠的叶片上,露珠凝结着北宋摩崖的墨香。我在启明星未落时登顶,看花岗岩群峰在云海中若隐若现。那些被海浪雕琢了亿万年的石头,像正在打坐的罗汉,衣袂间垂落的藤蔓沾满海盐结晶。

潮音寺的晨钟撞碎薄雾时,山脚下的槟榔林正抖落昨夜星辰,采药人背篓里新摘的巴戟天,根须还沾着大地的心跳。

东山岭的石头是会说话的。北宋宣和年间留下的“东山再起”四字,在露水湿润下愈发苍劲,仿佛要挣脱石壁跃入云端。我总疑心每个黎明时分,那些镌刻着唐诗宋词的摩崖都在低声吟哦,直到山脚的潮音寺传来晨钟,才惊觉是海风穿过石隙的鸣咽。

石梅湾的浪花会写十四行诗。正午阳光把沙滩烘培成金箔,浪纹在礁石上刻下环形年轮。三十年前渔家女晾晒的鱼鲞,如今成了游客镜头里的诗意符号。唯有那些倔强的野菠萝,依然保持着与台风对峙的姿态,锯齿状的叶片在风中书写密码——那是潮汐教给陆地的情书,每个褶皱里都藏着渔汛的秘密。

石梅湾的沙滩最懂光阴的韵律。倒是那些固执的椰树,依旧保持着与海风谈判的姿势,把斜斜的影子投在浪纹上,像极了祖母年轻时绣在黎锦上的图腾。

当夕阳在神州半岛灯塔尖上淬火,整个海湾便成了流动的油画。二十三层旋转光束切开暮色时,晚归的渔船正拖着碎金般的波纹。排档老板老周掀开砂锅的刹那,东山羊肉裹着鹧鸪茶的清香漫过防波堤。他说这些黑山羊是云雾喂养的诗人,每块骨骼都藏着东岭石韵,所以连骨髓都透着草木回甘。店家老李总说他的羊羔是听着潮声长大的,啃食东山岭云雾滋养的鹧鸪茶,难怪肉质里透着草木清甜。

霜降后的和乐蟹最懂乡愁。小海渤海滋养的青壳将军,膏黄里沉淀着南海的月光。阿嬷蒸蟹时必要撒把老盐,说这是唤醒海魂的咒语。

记得那年台风过后,祖父用椰壳舀起咸淡水交界的泡沫:“你看这浪花里的盐粒,都是大海掉落的牙齿。”

如今渔船的灯火与游艇的霓虹在港湾共舞,但每当橙红蟹膏在唇齿间化开,我仍能尝到童年那枚永不落山的太阳。

兴隆咖啡园飘着时空交叠的香。归国华侨带回的罗布斯塔豆,在晨雾中与胡椒树交换呼吸。某位印尼阿婆的咖喱配方,经三代人熬煮成了后安粉汤的魂;马来西亚风格的骑楼下,老人们的棋盘永远留着空位——那是给远洋未归的亲人备着的。咖啡师老林冲煮时总要加片香茅:“没有雨林气息的咖啡,就像失了乡音的游子。”

北师大附中的凤凰花总在毕业季燃烧。图书馆落地窗把南海的蔚蓝裁成书签,夹进少年们的习题集。我常看见抱着冲浪板的学生奔向日月湾,他们的身影与当年驾船出海的祖辈渐渐重叠,都在浪尖书写着不同的时代的航海日志。

生物教室的水族箱里,港北对虾透明的触须丈量着咸淡水的哲学,像极了这片土地对世界的温柔叩问。

港北港的黄昏是液态的琥珀。归航的舢舨擦碎晚霞,白鹭掠过红树林的呼吸根,翅尖沾着牡蛎养殖架的叹息。老饕们追逐的“鲜掉眉毛”的虾脑,原是万泉河与南海拥吻时交换的信物。

岸边大排档的霓虹亮起时,穿校服的少女正用手机拍摄粉紫色晚霞,她们的笑声落进砂锅粥里,成为最新鲜的调味料。

万泉河入海口总有白鹭驻足。它们时而掠过红树林的呼吸根,时而停在渔排的浮标上,像散落的诗行等待归集。

咸淡水交汇处的泥沙里,藏着港北对虾最肥美的秘密。老饕们总说这里的虾脑能鲜掉眉毛,却不知是河流与海洋在此缠绵了千万年,才酝酿出这般至味。

后安雨林在雨季里舒展筋骨。温泉眼在蕨类丛中吐着热气,百年荔枝树的年轮里刻着黎族采药歌谣。守林人老吴的草寮里挂着六种“语言”的词典——那是他给每种草药准备的身份证。

当山岚漫过鹿回头岭,雨打芭蕉的节奏恰似外婆当年的织锦声,经纬线上穿梭着山海的呓语。

日月湾的月光带着冲浪板的弧度。夜潮退去后,沙滩上会浮现贝壳排成的星图,潮间带的小螃蟹举着荧光蓝的蟹足,仿佛在搬运海底的银河。穿比基尼的俄罗斯姑娘和戴斗笠的老渔夫同坐在礁石上,共享着浪花酿制的鸡尾酒,远处游艇会的灯火倒映在海面,像是诸神打翻的珠宝箱。

在万宁,每个晨昏都是海天共同完成的刺绣。当槟榔花坠入老盐咖啡的漩涡,当石梅湾的落日把渔船熔成金锭,当东山岭的晚钟惊起满山鹧鸪,我总能听见大地深处传来永恒的胎音——那是岛屿在母腹中的初啼,是咸水与淡水在血管里循环的韵律,是所有出走与回归最终的和解。那是岛屿在母亲的子宫里最初的震颤,是游子血脉中永不退潮的乡愁。

钟楼是什么时候建成的?今人各有记忆,有人说建于1928年,也有说建于1929年,总之,一座欧式的钟楼就这么矗立在了海甸溪的边上。这里是一个港口,一个通商的港口,同时也是一个见证古往今来斗转星移的时间隧道。于是,弹丸之地的海口也成了开放口岸,海口海关有了,各国领事馆也有了,钟楼的对面是法国领事馆,领事馆建在海甸岛,之间隔了一条后溪,海口人管南渡江出海口这段叫后溪。

钟楼脚下是码头,有专门的驳船来往两岸之间,法国人就坐着驳船过来,又坐着驳船回去的。领事馆是哥特式的尖顶建筑,庄严而堂皇。夕阳落下的时候,她的尖顶会围绕着一群燕子,层层叠叠地,在不住地盘旋,一到傍晚,它们就飞到各条马路的电线杆上,排列着,站得密密麻麻的,成为一道道的景观。那时候,得胜沙路的燕子特别多,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它们会在电线上睡一个晚上,早上起来,地面上满眼都是斑斑驳驳鸟粪的痕迹。

后来,领事馆变成了修船厂,我的一位童年时的发小还成为了厂里的一名工人,有一次船厂发生火灾,烧到了他身上,他去住了很久的医院,从屁股处取下一大块皮,补在创伤严重处,才好了回来。钟楼脚下就是码头,泊些人货混杂的小船,还有从临高、儋州、文昌,甚至海峡对面雷州半岛的船只,也是在这里歇息的。

我父亲就是从这里登船去泰国的。父亲民国十一年生人,从小在文昌原籍的乡下长大,一天正在村口的面前坡上采摘山稔,听到有人大喊:有谁要去暹罗的不,中午吃了饭做下走嘎。暹罗是文昌人对泰国的特指,如果包括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一带,就叫“去番”,“做下走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一起走的意思。旧的时候,北边人是闯关东,西北人是走西口,南方人是下南洋,水路方便,水路可以走四面八方,也是四面八方都可以走,我父亲赶忙跑回家,跟祖母说他也要去暹罗,祖母想了想,也就同意了,于是,怀揣几块光洋,背上单薄的行囊,父亲就和大家匆匆赶往海口了。在骑楼街的泰昌隆客栈住了一晚,后面钟楼敲到五响,他们就起身从钟楼的码头上船了,他们是大人六块大洋,小孩四块大洋,他们得坐着小船,过渡到停泊在外海的大船上去。小驳船穿过后溪,越过跨海大桥,随风逐浪,驶向了大船,也是人货混杂的那种机帆船,上了船的时候,钟楼的钟声又敲响了,

岁月山河

## 老的钟楼

■ 黄宏地



海口钟楼。 黄宏地 摄

也记不清响了几下,天刚放亮,迎着海风吹来的钟声,少年不懂愁滋味的父亲,却情不自禁,泪水就随风飘出了眼帘。那一年,父亲刚满十二岁。

像父亲这般年纪,我已经在得胜沙生活好些时光了。小时候,街上行人少,车也少,海口地区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木板车,木头制造,三四米长,两米宽,前面有二至三人在拉,后面大多由一个男人撑住,防止失衡,并控制高低左右。两个大车轮,也是木制的,为了防止拉动时摩擦地面声音过大,就在木轮边上钉上了厚厚的汽车轮胎胶片。这种车走动就不会发出太大的声响。而不绝于耳的,就是那些如影随形的木屐声了,我们日常穿在脚上的就是木屐,也是用木头制成的拖拉板,几乎是人手一双的,对于这种木屐的制作加工,就不一一详细描述了。木屐的声音,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响声了,特别是清晨,路上行人稀少,木屐声更显清脆入耳,我上学时,就是穿着木屐去的,学校离家远,得走一段路,得走完一条得胜沙路。住同一条路的还有两个同学,一位住在我家斜对面港务局的宿舍,一位住新华区政府对面的盐务局的宿舍,清晨的路上,最早响起的应该是我们三人走路的木屐声,轻重疾徐,好像有一种节奏的呼应。可以肯定的是,我们是听着同一个声音出门的,那就是钟楼的钟声。物资匮乏,收入有限,那时人们很少有计时的手表或闹钟,反正我们家里是连闹钟都没有的,就听钟楼的钟声安排生活节奏和起居作息,响几下了,起床,响几下了上学,响几下了就要上床睡觉了。钟声半个小时回响一下,然后是几个几小时响几下,一记又一记的清亮悠扬,深沉而又温馨。声音就在海口市的上空盘旋,回响,甚至很远很远都能听得见。

又记:记忆中的钟楼不是这种颜色,是灰褐色的,没有现在这般用红砖砌的颜色鲜艳,楼顶上犹如射向天空的箭簇状的墙垛很尖。钟楼下有台阶拾级而上,可以供过渡的人上船下船。用青石条铺成的台阶,经历岁月的磨洗,一级一级的亮可鉴人。钟楼也不是现在的位置,原先的位置所在,与天后宫及中山横路三点成一线,老一辈的人说,这样可以让天后娘娘看得见大钟上时针的移动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了。关于搬迁的轶事,坊间一直众说纷纭。世道沧桑、天道盈虚,如今,已近百年的钟楼,依然在为这个古老而新鲜的城市准确报时。

与抢险救灾、义务为驻地学生军训……我们的身影活跃在儋州的每一个角落,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“那大部队”,获过多项荣誉。其间,我与《海南日报》儋州记者站的记者易宗平共同撰写了多篇反映军民共建、双拥工作的通讯报道。其中,《手心相连 鱼水情深》《同筑“融合道路”共促“双拥新风”》等稿件不仅获得了军地领导的高度评价,更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此外,2016年8月台风“电母”肆虐海南岛,儋州市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。我所在部队奉命前往灾区救援。在救援现场,我一边参与救援工作,一边撰写稿件,将我们部队官兵在抗洪一线的英勇表现及时传递给社会。当时,我与《海南日报》记者李磊共同撰写并发表了《省军区出动千余名官兵奋战抗洪一线》《驻琼某部特务连连长任美凡:风浪中紧急救出13名被困渔民》等稿件,引发了诸多关注。

转眼间,我已经与《海南日报》相识15年。在这15年时间里,《海南日报》不仅是我记录生活、抒发情感的得力助手,更是我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。

友人观看电影的过程。那天是农历正月初四,“是一个充满新年气氛的星期天”。上午,郁达夫睡到10点才起床,在午饭后读了一会儿小说。到了下午,友人楼剑南来访,邀请他到北京大戏院观看电影(影院从下午3点开始放映电影)。

当时,他们肯定无法在3点前赶到电影院,于是,索性先到南京路上的全羽春茶楼喝茶消磨时间,再到戏院观看5点30分那档电影。

全羽春茶楼距离北京大剧院不足一千米,步行大约10分钟,时间上比较好掌握。他们两人当天观看的是1922年引进的美国影片《星期六之夜》,由派拉蒙电影公司出品。当时,郁达夫在日记里对此影片的评价是:“故事平板,演出平凡,不过是极一般的美国通俗电影之一。”

当年5月15日,也是一个星期天。郁达夫与刚开始交往的王映霞一起,在北京大戏院观看了影片《铁路的白蔷薇》(阿贝尔·冈斯导演,1923年出品)。这一天上午11点,他们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普隆西菜社吃过午饭后,观看了3点的那场电影。郁达夫本身就喜欢看电影,现在又处于热恋中,影院是约会的主要场所之一,估计没少看电影。

1927年2月7日,郁达夫与朋友们在外吃过午饭后一一分手。当时天空开始下起小雪。走着走着,郁达夫对是否回“自己寒冷的房间”有些犹豫不决。正在彷徨时,他偶然发现百星大戏院上映曼弗雷德·诺亚导演的《阿修罗王国》(1924年出品),于是就买票走进了电影院。

令人哭笑不得的是,进去之后,郁达夫从最近持续的疲劳中一下子解脱出来,坐在座位上,竟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有趣的是,郁达夫后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:“当时即使被瞌睡袭击,但仍然意识到《阿修罗王国》的内容取自荷马叙事诗《伊利亚特》的前半部。”读来令人忍俊不禁。

诗路花语

## 致贝壳(外一首)

■ 林颖

时光将它反复漂洗  
蜕变成一页空白的诗笺  
它的灵魂本是蓝海  
沙滩的灼烧,海草的纠缠,浪花的戏谑  
成为镌刻心底的伤念

它静静躺在书案  
灰尘堆积成寻海无果的伤痕  
阳光穿过玻璃倾泻而入  
被春情点燃的树枝摇曳生姿  
我独立阳台  
听着鸽群的私语  
恍惚间,大海轰鸣的誓言  
穿越山海,撞入耳畔

● 日出之思

日出  
是托塔李天王召唤太子的灯盏么  
还是哪吒闹海滑动的火轮  
那波光粼粼的海面  
似众仙赐福,闪耀神圣光晕  
沙滩、脚印、背影  
悄然融汇,成七彩油画一幅  
在日光轻抚下静寂安存

而那片昏黄  
隐匿在心灵幽深处  
是被灵魂反复拷问的  
懵懂与彷徨,如藤蔓缠心的伤  
于心底暗自生长

迎着这初晨的光  
心中泛起希望  
在日出的蓬勃里  
放下过往,向暖起航

## 北港岛潮声(外一首)

■ 程可健

夜幕深沉时,我会想到  
万里之外的晴空  
那天,北港岛听不见潮声  
海平似镜,一如故乡苍老的歌

我指南边,红鱼在那里开放  
比牡丹鲜艳;  
腥咸的船帆在那里启航  
张扬、热烈,我挥手作别  
认真得好像在作别诗歌和童年  
我挽扶着整个北方,  
再看一眼南岛悠悠  
好入梦来

海文大桥你醉了吗?  
为什么风里有歌?  
铺前镇的小洋房你们醉了吗?  
为什么身上有酒气和咸香?  
它们没醉,我也没有  
醉的是晚霞,她攀上琼岛来时路  
自贸港真的走了很远  
数不清南风吹过几回

● 海钓

如镜的海面,上船即被踏碎  
海上的鱼儿一阵,一阵  
上鱼时满舱收获  
没鱼时百无聊赖,哼起渔歌  
渔歌让人迷狂而晕眩,  
渔民笑我“大学生还晕船嘞”  
我什么时候能敢说自己一点不晕船呢  
我不着罗绮啊  
可始终也非养蚕身

鱼竿甚至能钓上海星,  
不知道怎的上来  
好像七十多年前的星星  
怎么飘来的呢,说不清却看得真切  
洒洒停云,潮起忘言

原来北港岛的鱼当真鲜美  
原来太阳照眼会痛,原来海风的腥味吹  
不到华北

原来此间海客,四方皆是归途

夜幕依然深沉  
我和万里外那小岛一起看月,华美、苍凉

影迷郁达夫

■ 姚秦川

文艺随笔

成长的良师益友

■ 陶呈

南日报引发的爱心传递却持续了很久。这次成功的投稿经历,让我更加坚定了不断写作的信心。

彼时,我所在的部队结对帮扶贫家庭、参

《四重奏之夏》(纸本设色)  
陈燕秀作



2010年我从湖北踏上南下的列车,怀揣着对军营的无限憧憬与向往,来到了海南岛。如今转业到海南工作,一晃15年,15年来,《海南日报》始终如一地陪伴着我,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蜕变,也记录了我与这片热土的不解之缘。

初来乍到,是《海南日报》让我全方位地了解了海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渐渐爱上了这份报纸,不仅因为它内容丰富、信息量大,更因为《海南日报》人那份对新闻的执着与热爱,那份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。

2011年5月,我得知战友的妹妹身患白血病的消息。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,在我们部队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原来,战友为了让妹妹能够安心读书,毅然辍学打工;而妹妹为了不影响哥哥在部队的服役,隐瞒了自己的病情。这份兄妹情深让我深受感动,决定将这个故事写出来并投稿给《海南日报》。在撰写稿件的过程中,我主动联系口线记者魏如松,很快得到他的响应。稿件发表后,迅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许多读者致电报社询问战友妹妹的病情,并纷纷伸出援手,为患者送去温暖和关爱。虽然患者最终因病情恶化离开了这个世界,但这场由《海

从鲁迅的传记里,我们知道他是不折不扣的“电影发烧友”,居上海时,不管票价多贵,“不差钱”的他都会呼朋唤友去影院观影。有趣的是,作为鲁迅同乡且都有留学日本经历、被鲁迅亲切地称为“知人”(即知己)的郁达夫,也是一个十足的“电影迷”。近读郁达夫传记,发现在他出版的《日记九种》里,就详细记载了他的多次观影记录。

《日记九种》出版于郁达夫声誉正盛时期,一经面世,即引起轰动,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。郁达夫以散文的笔法,直截了当地记录当时的内心世界,且其中多篇涉及他在旅居上海期间,观剧、观影的详细记录。

在1927年2月5日的日记中,郁达夫记录了与

友人观看电影的过程。那天是农历正月初四,“是一个充满新年气氛的星期天”。上午,郁达夫睡到10点才起床,在午饭后读了一会儿小说。到了下午,友人楼剑南来访,邀请他到北京大戏院观看电影(影院从下午3点开始放映电影)。

当时,他们肯定无法在3点前赶到电影院,于是,索性先到南京路上的全羽春茶楼喝茶消磨时间,再到戏院观看5点30分那档电影。

全羽春茶楼距离北京大剧院不足一千米,步行大约10分钟,时间上比较好掌握